

#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舊藏的一件古希臘陶瓶

■ 謝明良

以下擬介紹的現藏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古希臘陶瓶（圖1），原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舊藏品。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設於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館址在當時臺北廳大加蚋堡臺北城內書院街彩票局建物內，1915年（大正四年）遷移至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為紀念兒玉源太郎總督和後藤新平民政長官而興建的館舍中，館舍為目前國立臺灣博物館，隸屬文化部。<sup>1</sup>2003年筆者有幸調查該館館藏歷史時期陶瓷，承蒙館方人類學組李子寧組長教示總督府博物館文物典藏記錄，得知該陶瓶（原定名「古代陶器」）乃是1923年（大正十二年）之後不久所入藏。在我提交館方的報告中雖亦曾對該陶瓶做了些解說，<sup>2</sup>但嫌簡略，故試增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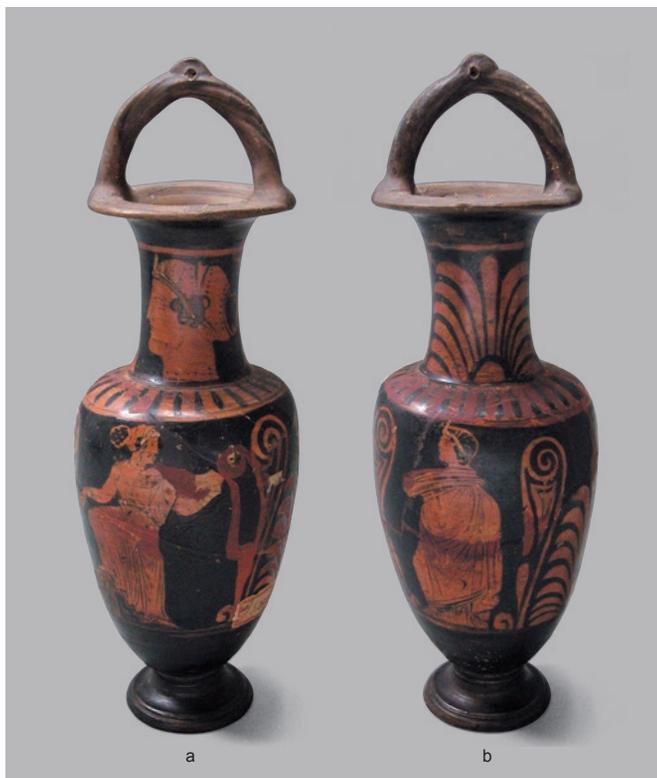


圖1 前4世紀 義大利 a. 紅像式 Amphora, Bail; b. 背面 高30.5公分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取自《國立臺灣博物館》：[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SM1MPMD](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SM1MPMD)，檢索日期：2024年1月23日。



圖2 約前530年 希臘黑像式 Amphora 高60.7公分 Vatican Museum, Rome 藏 取自ロバート・M・クック，《西洋陶磁大觀：第二卷・ギリシア・ローマ陶器》，東京：講談社，1979，圖43。



左圖 3 前 4 世紀 義大利 紅像式 Amphora, Bail 高 34.4 公分 頸部局部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 藏 取自《Classical Art Research Centre》：<https://www.carc.ox.ac.uk/XDB/ASP/searchOpen.asp>，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3 日。

右圖 4 前 4 世紀 義大利 紅像式 Amphora, Bail Kaiser Wilhelm Museum, Krefeld 藏 取自《Classical Art Research Centre》：<https://www.carc.ox.ac.uk/XDB/ASP/searchOpen.asp>，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3 日。

瓶通高 30.5 公分。造型呈敞口折沿，折沿上方設絞索狀半圓形提梁，提梁上方正中鑄一小孔（圖 1）。口沿以下為中段微內斂、兩端外弧的喇叭式長頸，弧折肩，肩至下腹部位弧度內收，以下置有段高圈足，圈足和下腹接處另飾凸稜一周。從圈足形式和瓶頸身部位內壁所留下的旋紋痕跡，可以清楚看出瓶體乃是以轆轤拉坯成形，而後再安裝瓶口上方的提梁以及瓶下方的圈足。類此瓶式，一般稱為 Amphora, Bail。

瓶外壁以黑和肉紅對比色差來襯映人物、植物等母題，屬於所謂的紅像式（Red-figure）作例。其賦彩（塗施化妝泥）方式極為講究，亦即在坯體以精細篩濾有時被稱為明亮土的化妝泥施抹母題以外部位，從以往的研究報告可知化妝泥顏色不一，有呈灰、黃或偏綠，但基本上與未塗抹的坯體顏色相近，唯仍可辨識出塗施處略厚的化妝明亮泥層。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塗繪後的入窯燒造工法。即先以空氣充足的氧化焰燒成整體呈紅色調的器體，而後封閉火膛和通風口致使窯爐缺氧形成還原氣氛，使得器整體呈黑色調。接著重新開通火膛和通風口讓空氣充分入窯再次以氧化焰燒造成紅色的器體，由於氧氣難以通透施抹的化妝泥，也就是無法穿透母題以外部位的化妝泥層，使得塗施化妝泥部位如同保護膜般仍保持漆黑明亮狀態，就這樣地和未施抹化妝泥而呈紅色的人物等母題形成反差。換言之，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古希臘 Amphora, Bail 陶瓶的化妝泥繪飾，是經由氧化、還原、再氧化等三階段窯爐氣氛所燒成的製品。因窯爐構造而得以掌握窯爐氣氛，成就了古希臘瓶繪藝術的則應歸功於西元前 700 年的原科林斯（Corinth）陶工。科林斯陶工對於他們所設計的窯爐顯然十分得意，頗為自傲，也因此將窯爐描繪在陶板上獻呈海神 Poseidon，據此可知其窯構造為有著長火膛以及帶排煙口的券頂，並且圖示了還原焰階段的情景。<sup>3</sup> 可以附帶一提的是，除了紅像式之外，古希臘繪瓶亦頗見所謂黑像式（Black-figure），後者是以化妝泥直接塗飾畫像，並在坯胎半乾時以銳具刻劃人物面容或服飾等細節，此和紅像式人物臉部是採筆繪的方式有所不同（圖 2、7、9）。總之，兩者共同構成了希臘陶器的豐富樣貌。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的這件作品雖因破損而曾經多處補修，但是仍可清楚看出畫題分為頸部和肩腹等兩區塊。頸部一側為一婦女頭頸側面像，另一側為忍冬葉紋（同圖 1）；忍冬葉紋是古希臘工藝常見的飾紋，婦女髮裹頭巾並以繫帶固定且於近耳處打結飾的圖像，頗見於西元前四世紀義大利南部坎帕尼亞（Campanian）的彩陶（圖 3、4）。瓶身相對處各飾一忍冬葉紋，



圖 5 前 4 世紀 義大利 紅像式 Amphora, Bail 高 33.1 公分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 取自《Classical Art Research Centre》：<https://www.carc.ox.ac.uk/XDB/ASP/searchOpen.asp>，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3 日。



圖 6 前 4 世紀 義大利 紅像式 Amphora, Bail Royal Museums of Art and History, Brussel 藏 取自《Classical Art Research Centre》：<https://www.carc.ox.ac.uk/XDB/ASP/searchOpen.asp>，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3 日。

之間再繪單足著地，另一足踏在似舞臺道具的階梯式臺座之上的女子立像（同圖 1a）。女子身著肩掛式薄長衫，故乳房清晰可見，另從女子身姿看來，像是正在攬鏡照面的光景？姿態相近的女子坐像見於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同為 Campanian 產區的安弗拉瓶（圖 5a），後者瓶身的另一面則見頭戴籬卷，身著寬領大衣的青年男子像（圖 5b）。換言之，天理參考館藏該古希臘陶瓶不僅在產地、器式，甚至於連瓶身母題均和總督府博物館舊藏瓶相彷彿（同圖 1）。從目前的資料看來，著寬領大衣青年男子像，是 Campanian 陶瓶愛用的母題，如比利時布魯塞爾美術館（Brussels, Musée Royaux）藏品即為一例，其頸部也以忍冬葉為飾（圖 6）。

依據 J. D. Beazley 的傑出研究，學界已可大致掌握希臘南部半島地區雅典式紅像式（Attic Red-figure）陶器之各個階段的發展變遷，甚至可以整理歸納出各個階段部分作品群的作坊名稱，乃至瓶繪藝術家的姓名。<sup>4</sup>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紅像式陶器是在汲取黑像式陶器的基礎之上，由 Andokides 在 530 ~ 520 B.C. 年代所開發出來的，歷經 Epiktetos（現存有 520-510 B.C. 間作品），至 Euphnonios（現存有 510 B.C. 年代的作品）確立了紅像式風格，是希臘陶器生產的又一高峰。

自波斯戰爭（479-432 B.C.）希臘取得勝利以來，相對於建築、雕刻領域的傲人成果，陶器製作卻因大量輸出而造成品質的低落。至西元前五世紀末，包括西西里在內的義大利南部

等希臘殖民城市，也由於希臘南部半島區所謂 Attic 陶工的移民而開始生產類似的彩繪陶器。不過，相對於盛期的雅典陶器，前四世紀於義大利南部燒造的雅典類型陶器的造型則乏緊張和俐落感，胎質較粗，作品上的黑彩既乏雅典陶器般漆黑的光澤，也容易剝落。與此同時，導入了白彩或金彩做為繪畫的原料。<sup>5</sup> 總督府舊藏希臘陶瓶的瓶式和賦彩即是屬於前四世紀義大利南部的典型作例。

圖像方面，無論是瓶頸和瓶身的忍冬葉紋、女子髮式，以及女子頭髮和腰帶上可能是想表現寶石鑲嵌的白色彩繪，均和 A. D. Trendall 所區分的義大利南部地區的五大流派當中的坎帕尼亞派（Campanian Red-figure）類型一致。即前

380～370 年代由 Syracuse 移住至 Campanian（相當於今 Campanian 州）的西西里繪陶器畫家，主要是由拿坡里北邊內陸部都市卡普阿（Kapua）或庫邁（Cumme）等地區窯場所生產。<sup>6</sup>

如前所述，現藏國立臺灣博物館的臺灣總督府舊藏古希臘陶瓶是入藏於 1923 年（大正十二年）之後不久。此一入藏年代值得吟味。按創設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大）的岡倉天心雖在創校翌年（1890，明治二十三年）開授《泰西美術史》時已設「希臘」一節，但日本最早蒐集古希臘陶器並公諸於世的被認為是購入羅丹青銅像〈沉思者〉成為話題人物的中澤彥吉（二代？-1926）在 1921 年（大正十年）所刊行的《美知艸》圖錄（圖 7），可惜所收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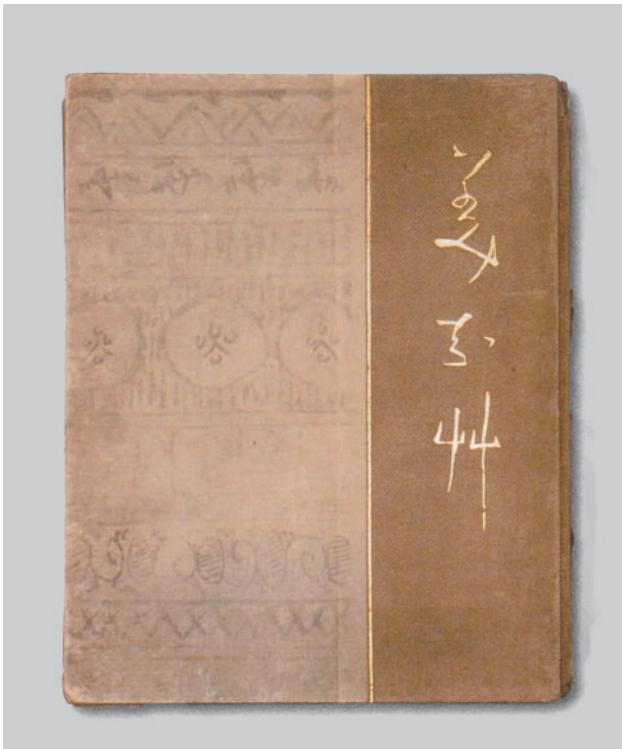


圖 7a 1921 年《美知艸》辻本寫真工藝社 封面 取自愛知縣陶磁美術館，《ギリシア陶器「古典」の誕生—アッティカ、ローマからセーヴル、ピカソまで—》，愛知縣：愛知縣陶磁美術館，2015，頁 87，圖 70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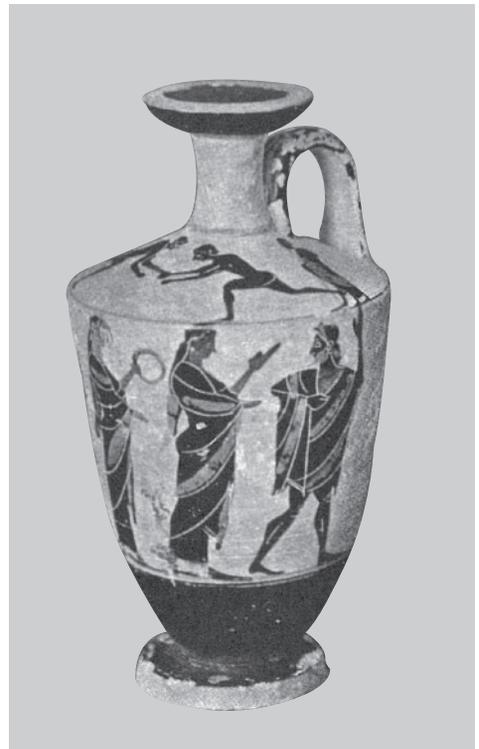


圖 7b 前 6 至 5 世紀 希臘黑像式陶瓶 lekythos 收入《美知艸》，圖轉引自：《ギリシア陶器「古典」の誕生—アッティカ、ローマからセーヴル、ピカソまで—》，頁 17，fig.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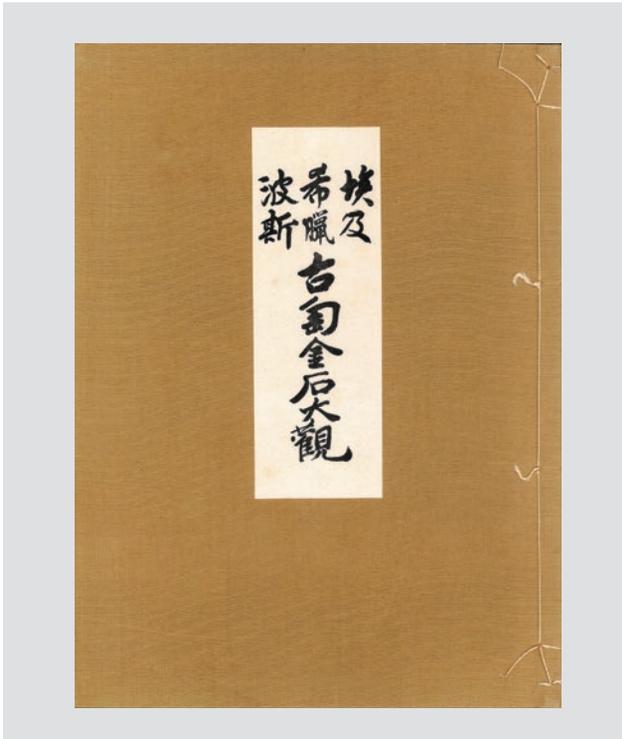


圖 8a 《埃及希臘波斯古陶金石大觀》封面 取自太陽出版社，《埃及希臘波斯古陶金石大觀》，大阪：太陽出版社，1924。



圖 8b 前 6 至 5 世紀 紅像式陶瓶 取自《埃及希臘波斯古陶金石大觀》，圖 61。



圖 9a 1924 年（大正 13 年）《恩賜京都博物館外邦古陶器集成》封面 取自《ギリシア陶器「古典」の誕生—アッティカ、ローマからセーヴル、ピカソまで—》，頁 88，圖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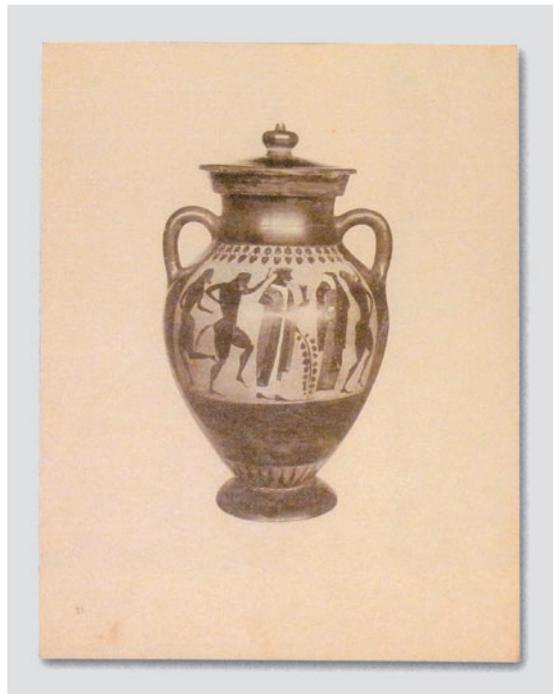


圖 9b 前 6 世紀 希臘黑像式 Amphora 收入《恩賜京都博物館外邦古陶器集成》，圖轉引自：《ギリシア陶器「古典」の誕生—アッティカ、ローマからセーヴル、ピカソまで—》，頁 88，圖 72。

兩件古希臘陶瓶已毀失於 1923 年（大正十二年）的關東大地震。1924 年（大正十三年）山中商會在大阪美術俱樂部所舉辦《古代支那美術展觀》拍賣圖錄設「希臘」一項，展出 8 件古陶器；同年出版的《埃及希臘波斯古匱金石大觀》也收了古希臘紅像式等陶瓶（圖 8），而日本平安精華社也在這一年出版了《恩賜京都博物館外邦古陶器集成》，當中收錄有黑像式安弗拉瓶（圖 9）。<sup>7</sup>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受贈入藏古希臘陶瓶的時間點，正和日本帝國本土積極購入、展示、出版包括希臘古陶在內歐洲美術工藝品的時代氛

圍相符。另外，依據李子寧先生的梳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運作旨趣和功能，似可以 1920 年代為分界點而將之區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階段既承續過去日本對臺灣自然史的研究，同時致力於對臺灣自然、人文標本的蒐集與陳列，力圖呈現臺灣風土兼及展現帝國殖民臺灣的正面治績，後一階段，即 1920 年之後，因殖民宣傳不再是日本主要的關心，再加上總督府博物館組織改制和人事經費問題，博物館隨之逐漸轉型到以社會教育取向的社教機構。<sup>8</sup>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的這件古希臘陶瓶的入藏時間，正是在此一轉型期間。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

註釋：

1. 臺灣總督府沿革及其功能，請參見：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 卷（1997.12），頁 241-273。
  2. 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收入《藏品修護計劃報告叢書 3》（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頁 15-16。
  3. Erika Simon，芳賀京子等譯，《ギリシア陶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2021），頁 9-12。
  4. J. D. Beazley, *Potter and Painter in Ancient Athens*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ge, 1946). 此參見：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編，《壺絵が語る古代ギリシア—愛と生、として死—》（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頁 29-30 之簡潔介紹；以及 Erika Simon，芳賀京子等譯，前引《ギリシア陶器》，頁 18-30 對於陶器圖像風格和銘文的討論。
  5. 村田數之亮，《ギリシアの陶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72），頁 159。
  6. A. D. Trendall, *Red Figure Vases of South Italy and Sicil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此參見筱塚千恵子，〈繪畫的表現—アッティカ陶器畫の展開と南イタリア陶器化の誕生、發展—〉，收入青柳正規等編，《世界美術大全集·第 4 卷》（東京：小學館，1995），頁 206、211。
  7. 日本古希臘陶器的蒐集和鑑賞史可參見：長久智子，〈再發現されるギリシア陶器—近代における「古典」への回帰をめぐる三題〉，收入愛知縣陶磁美術館，《ギリシア陶器「古典」の誕生—アッティカ、ローマからセヴル、ピカソまで—》（愛知縣：愛知縣陶磁美術，2015），頁 16-19。
  8. 李子寧，前引〈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頁 241-273。
-